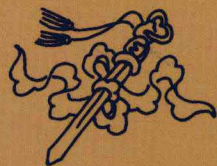




2013 | 作家出版社强力推荐

90后武侠新锐作家张泽宇，颠覆传统武侠套路

继沧月、江南、凤歌之后独霸江湖，
揭开风云帷幕，呈现一个完整优雅，兵不血刃的武林



作家出版社

新
武
侠
小
说

狼 — 烟 — 月

张泽宇
著

GLAMOROUS
MOON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狼烟月 / 张泽宇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5063-6708-0

I. ①狼…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62963 号

狼 烟 月

作 者: 张泽宇

责任编辑: 刘英武

装帧设计: 大象设计室

封面插图: 张泽宇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华业印装厂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 数: 300 千

印 张: 17 25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6708-0

定 价: 29.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引子 / 1

夜奔 / 3

潇湘雨（上） / 35

潇湘雨（下） / 107

乱红飞过 / 162

踏月歌 / 214

— 引子 —

午夜，碧落城。

漆黑的窄巷里空无人烟，潮湿的风一缕缕滑行在石道上，与灰白的水汽一并潜伏在这条阴森的巷尾。漫天的黄叶零落下来，覆盖了一地血腥，干燥冷冽的回声从空而深的巷口尽头传出来，宛若厉鬼的泣诉，令人感到凄寒战栗。

细密的雨丝冷冷地降临在这长夜，青石地上空明的积水倒映着朦胧的残月，显得格外凄迷扑朔，映着惨淡苍白的月影，隐隐有黯红的血迹染上台阶表面的霉苔，宛若一朵朵绽放的玫瑰，散发着陈腐的香气，娇冷而妖艳——这条窄尾巷是通向郊外乱坟岗的唯一途径，平时是很少有人走过的，而自从碧落城里的第十七具尸体从这里拉出后，这个充满尸味的地方就再也没有活人敢走了。

一阵阴冷哀婉的风掠起，暗夜中竟鬼使神差地传来了渺茫的歌声，那清歌唱得悱恻凄凉，伴着不沾丝毫烟火气息的瑟瑟琵琶，韵律是极其森冷诡异的，仿佛女子梨花带雨般的嘤嘤哭泣，似是要将人的心魂勾走。冰冷死寂的夜晚，细弱蚊蝇的声音都能够清晰入耳，但若是细心留意，便能分辨出那歌声来自离这不远的一处矮楼。

那原本是一座荒废的花园，与窄尾巷只有一墙之隔，层层叠叠的楼阁在石块砌就的灰墙中露出诡秘的一角，映着淡漠的月光，依稀能

看到屋顶彩釉艳泽的琉璃瓦，和檐角精致的兽头雕装。虽说这也是碧落城中最为华丽的宅子，但是由于经常有死人从后巷经过，所以富商巨贾们都不愿沾此晦气，这座苑囿也就这样闲置下来了。

直到一个月前，一位财大气粗的砖土老板将它廉价买下，从此后这里便又活络起来，处处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醉生梦死的盛宴直至天明，就连午夜也是笙歌未断，碧落城的百姓们虽然明着嘴上不说，私下却议论纷纷。

凄清的雨帘将这个尘世与外界纵隔开，雷雨中恍然有雪亮的刀光一掠而过，消失在灰墙后面的庄园里，不出一刻，那座矮楼里的歌声戛然而止，似乎是悄然停歇下来，然而透过小窗上绯色的经幔，红烛高燃的房间内依旧景象甜靡奢华，暖意袭人，仿佛被如花的血流洗过。

2 时间在一拍一拍地度过，又过了一刻钟，更漏中的磨砂方才流过四更，几个身穿黑色绸缎风袍的人便从灰墙后跳出来，背着沉甸甸的口袋飞鸿一般掠过窄尾巷，他们几个人的身手都极为轻捷灵活，只是一刹那便如移形幻影的鬼魅般闪进了巷子尽头。

在他们全都消隐而去后，一个黑衣男子从巷子里探出身来，仿佛在察看四周有没有人看到刚刚劫掠的那一幕，他头上的风帽压得低低的，黑色的长衣飘转在身畔，将他苍白的面孔遮住，唯一奇异的是他面纱后的那一双眼睛竟是纯粹的暗蓝色！他迅速环顾四周，见周围并没有人，便追随着同伴转身离去。

“自作孽，不可活。”清黑的夜幕中，一道冷清堪堪划过，望着那个黑衣男子肃冷的背影逐渐融汇进夜色，一个清淡的女声在暗角里沉然叹息。

— 夜奔 —

湛碧色的苍穹宛若一笔青黛，均匀地铺在大地上方，月影如水光般宁静缥缈，映照在碎风崖边的剑波河上，泛起幽冷墨绿的迷离清辉。一个年轻公子策马逆着冰冷萧瑟的长风，仿若一把出鞘的利剑，驰骋在剑波河边，疾风掠过，如镜河面悄然破碎，荡漾开来。

天边的乌云渐渐散尽，暗影缭绕，皎洁如银的月光倾泻在前方的茫茫草坡上，风中草叶摩擦的声音仿若浑然天成的晚籁，一直延伸到碎风崖的尽头，白衣男子的身影也被月光洒上一层淡淡的金色，一袭轻捷的白衣宛如飞花般清丽淡雅，一尘不染。

3

前面一望无际的草坡散发着墨绿色的幽冷光晕，一如无数流萤穿隙而过，他驰骋在苍茫的原野上，马蹄声如疾风骤雨一般打落在这片敦厚松软的土地上，红泥飞溅，宛若朱泪，就像眼前那片静卧在夜兰坡尽头的原野一样，压抑着难以诉说的惆怅，埋葬着遥远枯竭的往事——此地距碧落城西郊的巫马寨还有十几里，即便是风驰电掣的速度，想要踏遍夜兰坡也要等上一个时辰，到那时所有的事情都为时已晚了，他心里思忖着，握住缰绳的指骨轻轻收紧。

绝影马身后沙草飞扬，他冷冷地望着前方，几缕流苏般的头发长长地掠过，将锥子般微尖的下颌遮住，只露出一半的面容。他的脸颊虽然年轻，却隐隐透着一股清肃苍寒的杀气，那英朗的五官散发着淡

淡的沉静与忧郁，在一袭白衣的映衬下显得冰冷漠然，伴着与生俱来的高贵气质，竟仿若神祇一般超凡脱俗，绝美得无懈可击。

白衣剑客飒沓如流星，穿越过长长的碎风崖，身上那袭清越的白衣仿佛要将漫天飞雪吸引下来，他身畔的长剑在风里沉然低吟，仿佛某种飘忽的古琴声，惊泣而幽怨，如歌低回。

——无人想到，这个成熟沉稳、如花般倾国倾城的男子只有二十一岁。

黑暗中，风的间隙里传来树叶摩擦推搡的沙沙声，“吁——”白衣年轻人蓦然勒住马，修长的十指紧紧握住缰绳，策马在原地绕了一圈，他凌厉的目光如两束薄薄的刀锋寒芒，穿透旁边的树林，“来者何人？不要挡我的路！”他一开口，顿时仿若形成了一个虚无空灵的强大磁场，周身的空气立刻一寸寸激荡回旋着，将已经回归大地的枯叶再次袭卷起来。余音还在树林间回响，他手中紧握的玄玉剑却是虽未出鞘先闪寒光。

风声在树林深处呼啸出一个空白的缺口，在稀疏斑驳的树影中显得极为诡异，“哗啦”一声，蠕动的树叶被一双手拨开，大概是在萧瑟秋风中挨冻了太久，那个声音略略带着一丝僵硬与不悦，“你这个人，什么时候才能改改这副德行？这样重要的事都不跟我说，还妄想我帮你瞒天过海——楚涵，算盘打得好棒！”说话间，黢黑的树林中探出一个修长的青黑色身影，右手握剑横在他面前，“要是换做别人，我才懒得管！”

“秦映？”那个名叫楚涵的白衣年轻人微微一怔，轻抚着马鬃，胯下的白马扬扬前蹄，乖巧地走上前去。看着面前的青衣剑客吹掉肩上的灰尘，抖落着一身树叶，他忍不住一扯嘴角，而那淡淡的笑容里却满是冰冷与决然，“快点回去！送死还轮不到你……能让青衣侠夜立风

露之中，此行我就算是化作了白骨也不枉——啊！”话还未说完，他轻轻一闪身，躲过一颗横空飞来的软腐果子。

“说的什么话？”面前的青衣人瞪着他，眉眼间的线条利落坚挺，刚毅正直。他右手顺势又捏着的一颗干瘪野果掷过来，“去巫马寨路途遥远，危机四伏，怎能让你一人闯寨？再说，玥儿病重，我岂能袖手旁观？”青衣剑客衣袂飞扬，长剑轻轻在天幕下划出一道光弧，月光下居然有着说不出的潇洒，“倒是你啊，这样心急，临走也不给庄里留句话，大家都在找你呢！”

白衣公子颌首沉默了，他的面色虽然依旧保持着沉静平和，眼里却浮出了忧虑的神色，深沉的暗夜倒映在他的眼睛里，宛若藏着一片盈盈湖水，他策马伫立在那片草坡的最高处，天地间的冷风纵横在郊野上，唯那一袭苍白的衣袂在风中放肆地飘转，似是席卷着风雪。

——这样的时候跑出来确是有些不妥，怕是庄里上上下下的人都已经找疯了吧？爹的年纪逐渐大了，此次玥儿中了魔族的剧毒，本已经为他的心里添堵了一块沉石，现在自己又无声无息地跑出来，想来只能让他更加愁虑。

只是……

一阵秋风卷带起树叶纷扰着视野，在身边呼啸而过，大片树叶飘旋着坠落，却在深湛透明的苍穹下久久无法尘埃落定，瑟瑟晚风掠着寂寥与浅淡的殇怀之感，与他的侧脸翩然轻擦，无数落叶在皎白的月光下仿佛刻在时光窗幔上的剪影，凌乱斑驳，孤立无援。这短短的一刹，他的脑海里恍然掠过无数被荒废遗忘的过往，凝定的眼神仿佛沉溺在某种无声地痛苦中无法自拔——那甜美清丽的笑容，温婉澄净的眼睛……还有长长的青丝和一缕冰清玉洁的绫纱，他至今弄不清究竟是属于她，还是已经印刻在了自己的心里。

风在原野上长划而过，双眼渐渐习惯了被风切割的感觉，他模糊的视线重新清晰起来，前方的墨绿色草坡倒映在他漆黑清澈的眼底，泛着淡紫色的微光，静穆而幽谧，连耳畔传来的风声都忧郁绵长，悄然若歇。

若是还这样耽搁下去，怕是走到天明也过不了碎风崖吧？他稍稍皱了皱眉，心弦宛若被一根无形的手指撩拨过一般颤动了一下，耸动着这些天来一直滴水未进的喉咙，白衣人声音干涩，第一次显得有些沉不住气，“管不了那么多了，明日之内如若请不到潇湘姑娘，那玥儿便是没救了！”

“你大可不必担心，潇湘姑娘虽姓巫马，可治病救人、药济苍生也是行医之本，况且我与她是生死至交，只是……”青衣剑客拉长声音，脸上露出促狭的笑意，月影横斜淡如烟水，他白白的牙齿闪动过一个稍纵即逝的辉点。

6

“什么？”白衣人看着他的眼睛，急急地脱口反问。

秦映没有看他，缠着马缰的手指来回搓动，有些奇异的，只是稍作摩擦，体温便吸噬掉了掌间冰冷的寒气，他的手缓缓捂住胯下追风马的耳朵，一袭暖意让黑色骏马温柔地哼叫了一声，青衣剑客笑着拍拍马头，慢条斯理道，“你若不带我去，怕是就算见到了她，也会无功而返的。”

“你——”旁边的人脸色慢慢苍白起来，略微有些生气，把头别向身侧不再看他。

剑波河畔的硝烟战火虽未点燃，却也是一触即发，自魔族回归中原以来，处处暗藏着杀机，这个看似平静的碧落城，如今已经不是从前那个洋溢着珠光宝气的城池了，一连几个月城里竟然死了十几个人。这些人的死相甚是凄惨，他们瞪着惊恐的双眼，灰白色的眼底纠

缠着一根根细微的血丝，仿佛急促的血崩要将眼球爆裂开，而且腥臭腐烂的衣服边，钱财珠宝大多已经不翼而飞，如若真是魔族所为，那么不难想到他们这次回到碧落城，聚敛钱财后的下一个步骤便是招兵买马，如此疯狂的行径竟似要毁灭中原。

这些尸体虽然面目狰狞，但是死的方式却极其微妙，他们的喉管处都有一道细细的剑痕，这道痕迹虽然细微到肉眼难以看见的程度，但是剑刃已然深深地触及到颈骨，翻开那层包裹闭合的表皮，才得以看见里面被内力绞动得一塌糊涂的血肉，如此精妙的刺杀手段必定是高手所为。午夜杀人的魔王令碧落城里的百姓人心惶惶，夜晚大街上空无一人，连鬼魅都不敢肆意行走，一时间，妇孺皆知城池里蛰伏着一剑封喉的血腥杀手，稍有不慎，便命赴黄泉。

——如此危险的行动，他怎忍心看着挚友陪自己送死？

苍茫的明月映漾在白衣公子的双眸深处，空气中隐隐弥漫过一股兰花的清香，那样的香气有着奇特的味道，似乎带着某种古老隐秘的符咒，令支离破碎的空气无声凝聚，灰沉压抑的死亡感祭祀般抽空人体，勾起人胃腔里翻江倒海的呕吐欲望，“已经过了子时了……”楚涵环视着四周被香气招引来的紫蝶，眉眼间的神情阴沉下去。

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据说，魔族巫马寨的七夜兰，是巫马家族长老数百年前流传下来的护寨之宝，这种外表妖艳，体内毒液丰富的紫色兰花只要一过子夜，香气就会飘到数十里以外，招徕成千上万的紫色舞蝶，那时漫山遍野看似笼罩在一片清淡雅致的紫色光晕中，却殊不知距此花方圆八里，策马若半刻钟之内冲不出这片夜兰坡，兰花的香气就会凝和夜晚的薄雾沁入五脏六腑，一点儿点儿融释着身体的各个部位，直到人化作血水，浸润这里的每一棵芳草。而鲜血融进软泥后，黝黑如铁的土地吸收了人血，便显得异常肥沃丰润，这大概也就

是为什么只有这里的草会绿得发黑吧！

碧落城里一些正直的英雄少年不忍百姓受到如此残忍的杀害，已不知有多少，一身热血弃美人，心独钟情兰花坡，想冲破这片茫茫无边的草野，进入巫马寨亲手斩杀魔族教主老巫马，可最后都是葬身花海，与这片幽幽墨绿两相消融。

身边的空气游移着浓郁的清香，紫色的舞蝶越聚越多，楚涵抬目眺望前方，沉静的眸子里泛开一丝复杂的光，他轻启薄唇怅然叹息：“秦映，难为你要跟我一起送死，其实今天，我本来就不打算活着回去了呢……”

青衣剑客一怔，与挚友相处这些年来，比剑打架从不脸红，此刻虽被他一句动情话说得面红耳赤如此尴尬，然而这般决断的态度却让他心底油然而生一股寒意与不安，周围的夜兰蝶宛若交织的紫色光带游移在湛碧色的天幕下，时间仿佛一丝丝清香的薄雾，被它们贪婪地吸噬而尽。

青衣剑客回过神来，心下想着，这样的关头势必要稳住他，这么多年来他是了解他的，若不是抱着必死的决心，他怎么会独自跑到这里来？青衣人冷冷一笑，语气中带着淡淡讥诮，望着如同花瓣一样飘零的蝶，沉沉开口，“宫楚涵，我秦某何时胆怯过？倒是你，若现在就一心求死，那我们还有什么胜算？你可别忘了，玥儿还等着你这个哥哥回家呢！”

“……”白衣公子心底一震，听到这话他的眼神有了略微变动，心里蓦然流淌过一丝温如泉水的暖流，月光下，他温良如玉的脸颊流动着水蓝色的光泽，将他的侧脸勾勒得挺拔英朗。这个时候即便是冷峻如他，内心也会被一丝柔情所动，他没有说话，只是默默望着面前的挚友良久，自小时候起，他们就形影不离，相伴踏平了无数磨难，这

样的时刻，能说出这番宽慰人心的话的人，也只有秦映了吧？

寂寥中，一声长啸堪堪将清冷的天幕纵斩得四分五裂，那声惊心动魄的嘶鸣回荡在整个碎风崖上，覆盖了碧落城的每一寸角落，黑马挟雷裹电，行如风雷，身披月影冲进那一片墨绿，感知着身畔刻骨的冷风贴着肌肤滑过，白衣公子淡淡一笑，与那黑影一并融化在夜色中。

西林宫氏一族是名动四方的武林大家，疾恶如仇，行侠仗义，与武林各庄通家修好，人才层出不穷，各领风骚，是当今武林最有名望的家族。宫家长公子楚涵更是文武双全，德才兼备，六岁赋诗，十岁试剑，加上长大后天生丽质，温良稳重，年方十六，前来请求结亲的各位庄主就络绎不绝了。那一年，宫家二小姐玥儿十二岁，秦映也不过十七岁，而三个花季少年却早早占据了武林江湖的一片天地。

七月二十二日，是武林举办五年一届同盟会的日子，西林山庄广散英雄帖，邀请各路英雄前来比武试剑，这一试，三人竟无人能敌，就连与西林山庄并驾齐驱的巫马氏族长老老巫马，都因一时疏忽中了楚涵的浮叶针，伤了右臂。江湖上顿时引起轩然大波，巫马王战败的流言很快传开，一个偌大的武林中原，纵然是藏龙卧虎，但巫马长老为人凌厉，谁又敢戏言？那些亦真亦假的消息既已传开，又岂是空穴来风？即使赢了，大概也只是在一招半式上略胜一筹。

堂堂巫马长老竟“败”在三个羽翼未丰的孩子手下，这实为丢脸，一时间，老巫马竟然气得吐了血，那条被浮叶针中伤的右臂，也因全身逆流的气血而阻塞淤结，老人闭门谢客，连救命的大夫也不愿见，他的右臂逐渐变成了乌青色，血管紧绷，一条手臂上红线突起，导致这条练得剑成的右臂终究被废。

那日，适逢武林同盟会更新《英雄谱》，按照规矩凡是每一届在武

林大会上取胜的英雄，要在《英雄谱》上手执紫檀狼毫，饱蘸香墨，亲笔留下自己的名字，然后经过同盟会里一个名叫“训昭堂”的组织进行长达五年的磨砺，最终在五年后被遴选为武林中原烜赫尊贵的霸主。

宫少公子，剑技超群。

巫马长老，权覆武林。

一时间，江湖上数千双眼睛都在注视着这场新老更替的角逐，不仅是为这个年轻公子惊心动魄的才气和独步天下的剑法感到震撼，更是因为武林的权杖要从一个家族的手里落入另一个家族，而变得火药气味暗中弥漫。

10 西林山庄的宫老庄主德高望重一身正气，他独创的西林剑法婉风流转，风姿若舞，门下的剑客成百上千，皆对其言听计从，然而他却一心向往平淡的生活，不愿搅入武林权力的纷争，成为权势的奴隶，所以一直对同盟会保持着淡漠的态度，拒绝参加比武试剑；而巫马长老却截然不同，他已经蝉联了两届武林霸主，所向披靡，无人能敌，他本以为这次书写《英雄谱》的狼毫笔如探囊取物，不想，竟被杀遍群雄、出类拔萃的宫氏嫡长公子一举夺下了桂冠。这场看似公平的较量到了末了顿陷僵局，尽管江湖上的呼声早已明确了然，然而屹立中原的各大山庄却迟迟都未发话，明眼人都看得出他们一方面景仰宫老庄主的仁德，另一方面却有着趋炎附势之心。

两个家族之间的成败，在刹那间变成了裁决武林命运的长剑，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孤注一掷的决定兴许就是典押性命的砝码，而这个时候传来了巫马长老手臂被废的消息，无疑使各大山庄、门派明确了意欲押注的那尊秤。

大势已去的长老府上门可罗雀，无人问津。

清风长送，碧色的天幕上没有一丝云翳，温暖晴朗的光线流转在剑波河上，带着一缕缕夏花的香气，清甜而甘凉。河边的白玉石台上铺着厚厚的红毯，红毯长达数十丈，上面用名贵的彩线绣着大朵牡丹，旁边还嵌着碧翠嫩叶，流光溢彩，瑰丽繁华。周围的玉雕栏上刻着浮凸的花纹，为了庆贺武林诞生新的霸主，每一根白玉柱上都系着软缎红绸，红绸飘摇在夏日淡淡的风里，映的玉台一片绯红，玉台的正中央摆着一本皮书，上面记录着每一届称霸武林的英才的姓名，旁边还放着一支紫檀狼毫。

周边的人已是将玉台围了个水泄不通，碧落城的天际下此时一片鼎沸的喧嚣声，不管是江湖中人还是普通百姓，大家都想看看这位能让巫马长老败下阵来的少年公子的风姿。各大门派、山庄的庄主春风满面地坐在玉台一侧，他们脚下踏着洁净的红毯，身边佩着长剑，眼睛里洒满了清亮的光线，每个人都显得神采飞扬——能摆脱巫马长老十年来独断专行的统领，也实在是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他们对面的一侧端坐着九位佳丽，那九位少女俏丽多姿，千娇百媚，每一位都穿着华丽的绫罗软裙，身披金丝烟纱，烟纱下隐隐透露出了雪白细腻的肌肤和曼妙的身材，娇媚无骨入艳三分，令人销魂。她们的鬓发上插着珍珠碧玉簪花，端丽冠绝，双眸含春带水眼波流盼，闪烁着熠熠光辉，一到闲暇时刻就笑着互相说起话来，举手投足如柳扶风。这九位少女身边坐着十几位少年，个个都是一表人才，英俊挺拔，每一个举止都散发着不凡的气度——他们都是各大山庄门第的千金和少爷，平日里娇生惯养，此次被他们对面的父亲带到英雄大会上来，一来可以长长见识，亲眼目睹那位少年英雄的风采，二来也是为了结亲。

年轻的公子并不知道，这些名媛淑女今日都是带着聘礼前来的，

像他这般惊才绝艳的公子早已变成了各大庄主梦中的乘龙快婿，只要他挑选出自己喜欢的少女，那当日即刻下聘，一场《英雄谱》更新大会随即也变成了盛大的订婚典礼。

——西林山庄权位美人双收的楚涵公子，一时间变成了碧落城里所有目光聚焦的中心。

午时已过，西林山庄的宫老庄主步伐稳健地踏上了玉台，众人皆呼声一片，壮阔如潮水之势不可抵挡，德高望重的老人虽然已到花甲之年，却不改当年风华绝代的英姿，他的一双眼睛亮如寒星，身后由青衣剑客带领着，跟着门下挑选出的数百名剑客，还有立在他身侧那个最令他引以为豪的长公子和二小姐，气势极为浩大。

看到将来有可能成为自己郎君的公子走上台来，那些名媛美姝立刻屏住呼吸安静下来，她们的脸上晕开一丝桃花瓣一样的绯红，显得那样羞涩而难以启齿，因为她们看到了这个温雅含蓄的少年有着多么超凡脱俗的气质和英朗的眉眼。

父亲一上玉台，顿时迎来了各位庄主千篇一律的贺喜和寒暄，耳畔传来那些名门千金的呼唤和赞美声，还有那些贵族少爷略带醋意的眼神，白衣少年只是付之淡淡一笑，便带着妹妹和秦映走到了那本厚厚的皮书面前。

这时有位年老的书信递上了书帛旁的紫金狼毫，对他毕恭毕敬地说，“公子，请您在《英雄谱》上留下名字吧，从此将握住裁决武林的权柄，为整个武林主持正义。”

他蓦然怔住了，下意识退了一步，面对权力他心中第一次有了一丝抗拒，这个武林是以他一人之力所能裁决的么？若是这样，为何巫马長老还会被自己赶下霸主之位？烟花易冷，人走茶凉，这个世间面对权势的谦卑恭敬和看待失意的冰冷睥睨，竟如一夜轻雨听箫那般交

错着华丽的曲调和虚假的幻境，饮醉沉眠过后却是残花败落，零落成泥……这一刻，他忽然有些同情巫马长老了，当一个人习惯了权力与金钱的侍奉，他该如何面对一落千丈后的平淡与孤寂？难不成也像这样颓废么……他若有所思地想着，轻轻叹了口气。

“你怎么了，楚涵？”青衣少年抱着扶魂剑，看着周围欢呼的人群显得很兴奋，从小和楚涵一起长大，他有多么想拿到这顶英雄的桂冠自己是最清楚不过的，如今他功盖群雄，自己当然也为他感到高兴，然而转过脸来，却见到身边的挚友迟迟未动笔，他有些疑惑了。

“我在想，其实巫马长老能将武林维持到今天这个局面，已经很不易了。”温良如玉的少年沉默的眼睛里流转过一丝复杂的光，他的声音很轻，年轻的脸颊边散发着纯澈干净的气息，没有人能看出，在舞台上少年神采飞扬的笑容底下，掩盖的是内心变化万千的情结和错综复杂的思绪。

他看着青衣剑客的眼睛，微微颌首，沉吟道，“我也知道这场权谋的背后隐藏着什么——爹曾告诉过我‘宁静致远’的道理，或许，我们本不该参加这次比赛呢……”

“嗨，你是怎么了啊，现在倒为那老巫马说起话了？”青衣剑客郁闷地皱皱眉，不以为然地打断了他，他沉下脸，将满腔无穷无尽的沉闷与压抑一吐为快，“兵家之间的输赢本来就没有对错，何况浮叶针根本不会有那么大伤害！这老巫马横行霸道了那么多年，现在打不过我们，气得废了手臂，甚是小家子气——不过倒也是天理循环，报应不爽！”

“可是……老巫马不像那种能心甘情愿退出的人啊，你看，今天巫马家族一个人都没有来。”白衣公子目光轻轻扫过台下，声音中透露着某种深远的忧虑，冒着名声毁于一旦的危险，巫马氏族连《英雄谱》